

“盖娅”审美

——当代中国诗学的审美现代性批判

黄怒波◎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盖娅”审美

——当代中国诗学的审美现代性批判

黄怒波◎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盖娅”审美：当代中国诗学的审美现代性批判 /
黄怒波著. —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6
ISBN 978-7-5161-9722-6

I. ①盖… II. ①黄… III. ①诗歌美学—诗歌研究—
中国—当代 IV. ①I207.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04978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黄山
责任校对 张文池
责任印制 李寡寡

出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158号
邮编 100720
网址 <http://www.csspw.cn>
发行部 010-84083685
门市部 010-84029450
经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 北京明恒达印务有限公司
装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次 2017年6月第1版
印次 2017年6月第1次印刷

开本 710×1000 1/16
印张 12
插页 2
字数 141千字
定价 39.00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差不多十年时间吧，黄怒波先生变成了知名诗人骆英，出了近十部诗集，其中《小兔子》、《文革记忆》等被翻译成英、法、日、韩等多国文字，也算是有国际影响的诗人了。如今，他又把文集《“盖娅”审美》放在我们面前——他也要在理论批评天地里显身露手吗？

天知道这个为包括珠穆朗玛峰在内的世界险峰增加过高度的男人，还会在什么领域探险。一个未被张扬的信息是，黄怒波先生前年夏天获得了北京大学的文学博士学位，学位论文《“于无所希望中得救”——当代中国诗歌的现代性重构》择要刊登于《诗歌月刊》2016年7月号，占了该期近一半的版面。那是一篇从反抗虚无的角度重新阐述近四十年中国诗歌探索的论文，让人刮目相看。

能人都比较任性，其能耐非我们常人所能想象。骆英是能创造奇迹的人，前些年登珠穆朗玛峰、登乞力马扎罗峰、登《福布斯》

富豪榜，征服过无数有形无形的山峰。做这样惊天动地的大事需要超人的体力与实力，不是你我这样在生活海洋里浮沉的平头百姓力所能及的。他创造的奇迹和纪录，我们未必能懂：即使懂了，也未必学得来：因此远远地看着，遥遥地敬着也就行了。不过，现在他放在我们面前的是看得懂的诗文，可以走近看看，说长道短。文章乃天下公器，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嘛！

我与骆英的认识，始于北京大学诗歌研究院的成立。那时他捐资亿万元，接济北大的诗歌研究事业，这一罕见的善举让我感动，欣然前往瞻仰。在我们中国，北大的动静本来就大，即使自然之举也如雷声响到十里八里之外，稍一用力就难免铺张奢侈了。诗歌是寂寞的事业，可以召唤寂寞的知音，安顿寂寞的灵魂。后来读骆英的诗，读他的《小兔子》、《第九夜》和《文革记忆》，不再单纯为北大的诗歌研究机构找到依靠而庆幸，而是同时也为一个充满焦虑与渴望的心灵在诗中找到寄托而欣喜：骆英真的喜欢诗歌，需要诗歌。

这也是中国诗歌的一道风景，诗歌的凝聚力转化了一个企业家在社会转型时代矛盾分裂的感觉，使追逐利润的董事长变成了予现代性反思以独特经验与想象力的诗人。骆英把商业社会中沉浮的荒诞感觉带入现代性反思的诗歌主题中——《小兔子》、《第九夜》这样解构现代性的作品，无异于现代社会的寓言，而那大胆奇特的想象力和戏谑美学效果，亦为当代诗歌所罕见。

骆英的诗歌理论批评，是他诗歌写作中一再探索的反思现代性主题的延伸。虽然像他的诗歌，是一种不怎么按常理出牌的写



作——无论概念的使用，或者行文规范，与理论批评行当的规矩有诸多不合之处。但是，他那种夹带着泥沙杂草恣意汪洋的语言激流，也不失为一种格调。尤为重要的是，他提出的当代虚无主义倾向，我们谁也不能熟视无睹。

其中专门讨论当代中国诗歌中虚无主义倾向的论文，是本书首篇《虚无与“开花”》。在文章中，骆英提出“80年代以来的当代中国诗歌从朦胧诗潮开始，就具有强烈的虚无主义特征”，认为包括《回答》、《中国，我的钥匙丢了》、《神女峰》、《有关大雁塔》、《中文系》、《静安庄》、《在哈尔盖仰望星空》、《0档案》、《傍晚穿过广场》、《阿姆斯特丹的河流》、《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等知名诗篇，“体现的是一种以虚无主义为载体的质疑”。这种论述存在对虚无主义、怀疑主义和否定论等概念不加区别使用的问题，对援引的文本也缺乏具体、深入的分析，但将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的中国诗歌写作中的虚无主义倾向郑重提出，却是很有眼光的。我甚至认为，从虚无主义角度重新理解“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思潮和后现代写作，许多问题可以得到更为有效的阐述。譬如像《波动》、《晚霞消失的时候》之类当时争论不休的小说和“新生代诗歌”等，透过虚无主义这个窗口，会阐明更多的问题。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来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化思潮的研究，“新启蒙”的判断几成定论。这有其历史的合理性，也与当时民族国家的现代化诉求相呼应。但当时思想文化中出现虚无主义现象同样合理，因为人们既经历过一个悖谬时代，同时又在面对一个文化错位

的时代：我们在急切地寻求现代性时，世界已经进入后现代，反思现代性了。

在最简单的层面上，寻求现代性与反思现代性的区别，是现代性的寻求者把现代性作为一个价值目标，而现代性的反思者则把现代性作为一个问题。寻求现代性的思想背景是人道主义和形而上学，相信人类在理性力量的支配下，会不断创造新的奇迹；而反思现代性，则是从根本上质询现代性的推论形式：一方面，尼采宣告“上帝死了”，永恒的、稳定的、自律的基础性思想已经变成语境性的、存在不同解释的事件，同时每一个主体都有参与解释的权利；另一方面，正如海德格尔所揭示的那样，现代技术文明标志着形而上学的巅峰与终结，理性主义的极端发展是它自身的解构，其结果就是人道主义的危机。这一切，成了虚无主义的起点，而虚无主义哲学，正是反思现代性的思想基础。

人们常常不待见虚无主义，认为它是一种消极的世界观与人生观。然而，在诸多现代与后现代思想家（如尼采、海德格尔、德里达、德勒兹、福柯、利奥塔等）看来，虚无主义是反思现代性的最有力的思想武器，它通过对诸如“真理”、“科学”、“客观”等主张和思想方法的解构，让人们看到一个充满差异的世界和解释性选择的可能，从而瓦解了统治世界的权力意志，释放了“微弱存在”的活力，让存在与思想有了真正平等、共存与共享的可能。在这个意义上，经由虚无主义的入口，可以让思想获得新的活力与解放。这就难怪庄子与鲁迅这两个古今中国最有代表性的虚无主义思想家，思想与想象力会如此深刻与洒脱了。鲁迅最有名的



偈语，就是《墓碣文》中的那句话：“于一切眼中看见无所有；于无所希望中得救。”

不是吗？

王光明

2017年3月13日

目 录

contents

- 1 虚无与“开花”
——当代中国诗歌的现代性透视（纲要）
- 31 从“革命文学”到“审美意识形态”
——张志民诗学的范式转换与价值生成的时代美学意义
- 63 迷途：成因及其后果
——“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的问题意识与审美现代性批判
- 107 “盖娅”审美与生态批评诗学的建构
——代《7+2登山日记》五周年评论集后记



虚无与『开花』

——当代中国诗歌的现代性透视（纲要）



虚无主义越来越成为全球化时代的文化危机的根源。

在现代性的自证体系中，虚无主义拥有同一的谱系。

尼采为虚无主义进行了本质性概括——“上帝死了”。他说：“‘上帝死了’，基督教的上帝不可信了，此乃最近发生的最大事件……这事件过于重大、遥远，过于超出许多人的理解能力，故而根本没有触及他们，他们也就不可能明白由此产生的后果，以及哪些东西将随着这一信仰的崩溃而坍塌。有许多东西，比如整个欧洲的道德，原本是奠基、依附、根植于这一信仰的。断裂、破坏、沉沦、倾覆，这一系列后果即将显观。”^①因为“最高价值自行贬黜了”。因此，尼采做出了推论——“我描述的是即将到来的东西：虚无主义的来临……对于虚无主义即将到来这一事实，我在这里不加褒贬。我相信将有一次极大的危机，将有一个人类进行最深刻的自我沉思的瞬间：人类是否能从中恢复过来，人类是否能制服这次危机，这是一个关于人类的力量量的问题。”当然，尼采肯定地说“这是可能的”。^②

① 尼采：《快乐的科学》，黄明嘉译，漓江出版社2007年版，第23页。

② 同上书，第732页。

丹尼尔·贝尔进一步总结：“虚无主义是人类的宿命。由于社会如此脆弱，一个举动，一颗炸弹，便能把文明撕成碎片，摧毁所有规定，将人剥得只剩下本能。”他解释说：“价值虚无之所以成为时代的特色，根本上是现代性本身出了问题，尤其是经济高速发展中的文化裂变的结果，也就是资本文化社会内部经济、政治、文化相互脱节断裂的结果。”^①

实际上，启蒙时代起，欧洲的文学思潮中，虚无主义情绪几乎坐落于文化艺术潮流的中心。表现了荒诞、痛苦、焦虑，抑郁、怨恨以及厌世的人类心灵困境。映射出对现代性的反思与抵抗，深深渴望“回家”。

中国在拥抱现代化，全球化的同时，也陷入了现代性的迷宫。

在争论谁的现代性的同时，其实，也存在谁的虚无主义的问题。一方面，作为人类文明共同进程的现代性表象，现代性如骑在鹅背上的通灵者，在全球化的工地中来去自如。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社会蔓延的虚无主义情绪可以在尼采的虚无主义理论谱系中找到依据；另一方面，后发先至的中国现代性困境，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时，价值体系的确正遇有巨大挑战。其中，对虚无主义在传统文化中的再回视，既有必要，亦困难重重。

老子“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何有患？”，庄子“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提倡的是虚无。佛教的“六趣”则把人生置于“空”的轮回。“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

^① 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3页。



如霜亦如电，应作如是观”，讲的是一切空寂。这是中国社会虚无主义祖谱，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基因。

因而，虚无主义在当代中国具有了源头性场域和他者性特点。无法自宫，也不可能刮骨疗伤。

二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当代中国诗歌从朦胧诗潮开始，就具有强烈的虚无主义特征。

以“我不相信”为起点，体现的是一种以虚无主义为载体的质疑。

《中国，我的钥匙丢了》，是一种幻灭的悲愤及痛苦。

《傍晚我走过广场》，以解构“革命”、“解放”及“广场”的模式表达了历史的虚无性。

《再上大雁塔》让历史的英雄、崇高的情节黯然失色，回到一切不过如此的虚无状态。

《中文系》对存在者的身份嘲讽、自虐，表达了价值体系的疑问。

《在哈尔盖仰望星空》以神秘而虚无的星空让我们变成了无足轻重、诚惶诚恐的荒原之子。

《0档案》是一次冷寓言，把不可能存在的“人”的符号一撇一捺、一点一顿、一字一句拆解得干净彻底，构造了一种虚无主义的诗歌美学经典。

《阿姆斯特丹的河流》带来的是焦虑、不安以及无法融入的时代

情绪。那种一切都突然抖动起来的没有孩子的空旷街道在滚动的河流旁，让人伤感、无助。

《静安庄》的“我”很无助，是一种对时代的疑问，更主要是对“我”的一种“人”的存在的怨恨。

《神女峰》的“与其在悬崖上展览千年 / 不如在爱人肩头痛哭一晚”，可以读解为对“人”的工具性的命运的反思，对以往的“存在”的虚无否定。

至于已经大众化、世俗化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就是因为那种放弃的悲观主义的虚无化的乌托邦情绪直抵时代的虚无主义码头，演化成今天的小时代经典。

从新诗诞生之日，虚无主义就成为诗歌写作的文化资源。

传统文化中的老庄、佛家无为文化，一切皆空的价值体系已成为中国社会的精神建构，由此成为新诗的内生谱系。所以，优秀的诗歌作品无不浸淫其中。这是一次自觉的继承行动，目的是指向人性及人生，与历史的动荡、生命的无常相对抗，有着积极的审美意义。

出于对现代化进程的渴望与期待，中国文化从历史、传统的角度被虚无弱化。从“五四”时代的启蒙到 20 世纪 80 年代的再启蒙，都转向了西方。宏大叙事的解体造成“最高价值的贬黜”，“家”在何方的困惑，导致虚无主义文化思潮涌起。在此背景下，虚无主义变成了形形色色的寓言方式，隐身于各种各样的诗歌审美争论中。

现代性困境以更激烈的前所未有的场域贯穿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一系列政治事件的发生，社会阶层的大分化，改革狂欢后的利



益分歧及城市化带来的“公社”解体，人的家园感的丧失，还有文学艺术的市场化，诗人写作的退场、边缘化，都造成了价值观的虚无崩塌。迅速被反映在当代诗歌的写作中。既体现了当代诗歌的张力、活力，也为当代诗歌向文本写作、艺术写作提供了新路径。例如：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写作其实都是一种与现实拉开距离，采取批判、对立的立场。都具有现代主义或者后现代主义的色彩。是对当代社会的虚无主义回应及企图从虚无主义的内核中突破，寻找或建造一种形而上的乌托邦净土。

最后要说的是，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面对现代性始终处于被动接受消化的处境。在激烈的争论中，到现在还没有形成与中国的现代性现象相向的理论体系。文学创作实践一直缺乏一种中国的现代性审美批评护佑。其结果显现为：象征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新古典主义、浪漫主义被混杂一体，虚无主义成为一种写作技巧或是个性化的时尚。于是，我们看到了不少山寨版的波德莱尔、兰波、艾略特……从这一现象出发，写作的诗人们不得不开始自己言说，对虚无主义写作激情进行虚无主义的圆梦。此外，作为先知先觉者，诗人的写作在无意识地透露了虚无主义的私人性表达之后，还有意识地追求虚无主义美学表达，从艺术表象上仿古及“尼采化”。

上述种种，构建了中国新诗尤其是朦胧诗以来的以虚无主义为核心的诗歌美学的现代性特征和写作实践。

三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虚无主义的指向有着积极色彩：道家所讲的“无为文化”目的是倡导人格的独立健全。“出世”不是自弃，而是针对物欲社会的自避法则，同样强调的是人生责任。在这个意义上，“无”成为了“有”的突破方式。佛家的“空”，是“人”脱“苦”的宗旨。“人”之所以“苦”，是因为有欲念、贪念、恶念，等等。修行入虚无，“人”就具备了形而上的境界。“悟道成佛”，佛是智者，是拯救者，又是彻底的虚无者。所以，修佛的过程，又是虚无的过程，最终，摆脱了各种罪孽。这是一种向死而生的态度，有着形而上的彼岸意识。

虚无主义在尼采那里分解成三个层次：否定的虚无主义，消极的虚无主义，以及积极的虚无主义。积极的虚无主义是尼采批判和克服虚无主义的办法。“一方面，它可以是强者的标志：精神力量可能如此这般的增长，以至于以往的目标（信仰、信条）已经与之不相适应了……另一方面，它也可能是不充分的强者的标志，目的是创造性的重又设定一个目标，一个为何之故，一种信仰。”^①这是尼采对柏拉图主义的超感性价值世界的否定，是价值重估的开始，是艺术化生存的序幕。尼采以后，虚无主义成为巨大的文化危机课题。然而，“一切坚固的都烟消云散了”，现代性的风险越来越不

^① 尼采：《权力意志》，孙周关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401页。

